

## 第一章

# 告别祁连山

西路军在河西走廊拼杀 4 个月，弹尽粮绝，于祁连山惨败，几近全军覆没。徐向前十分懊丧。陈昌浩主持军政委员会会议，作出了徐、陈脱离部队的决定。徐向前不同意这样做，但没有坚持自己的意见，留下了终生遗憾。他向毛泽东作检讨，毛泽东说：你能回来就好，有鸡就有蛋。

“你看看这刀 你看看这血！”

祁连山“天梯之山”，3 月了 还是冰封雪盖。气温在零下 20 多度，一切都凝固着。西斜的残阳，像用血涂过，洒在山坡冰雪上的光也是红的。

徐向前嘴上叼着那个自己刻制的烟斗，手里拿着一把卷了刃的大刀，刀把上的红布条染着斑斑血迹。这是他从刚刚牺牲的一个战士手中拿来的。

他坐在一块大石头上，眼睛直瞪瞪地看着山下，一动不动，斜阳一照，像一座雕塑的金身。

“石窝会议”刚刚结束。

石窝山，很少有人知道的山，也是很少有人到过的地方，当地以游猎为生的裕固族兄弟，也很少到这里来。然而，这一次它出了名，而且作为历史的见证，堂堂正正地写进了历史。

徐向前还琢磨着那个“石窝会议”，回想着军政委员会主席陈昌浩宣布的那个不容改变的决定；再看看眼前那些战士，有的饿得往嘴里填雪，有的用撕破的衣服包扎伤口，还有的重伤员就躺在雪地上，痛苦地呻吟着……

他越想越不对劲儿：西路军失败到这个程度，领导怎么能脱离部队呢？古代将领取信于卒，还讲“与之安”、“与之危”呢，难道我们……

他站起身，向陈昌浩走去。

陈昌浩还站在“石窝会议”的会场附近，正在对几个参谋交待什么。

徐向前走上前去，抓住陈昌浩的手，恳切地重复着刚才在会上讲的那个话：“我说昌浩，我们不能离开部队呀！”陈昌浩感到意外，愣愣地看着他。

徐向前有些激动，说：“你看看这刀，你看看这血！”

陈昌浩的心一颤。

徐向前又说：“这么多年，带出一支队伍容易吗！东征西讨，困难重重，大家为了党的事业，是生死与共的呀，今天失败了，我们怎么好离他而去呢！有这支部队，才有你这主席和我这个副主席，才有你这个政委和我这个总指挥，离开了他们，你我孤家寡人，回到陕北可怎么向中央交待呀？”

徐向前平时少言寡语，这时却像连珠炮一样，向陈昌浩阐发

着自己的心境。

陈昌浩呢，平时一讲话就是长篇大论，口若悬河，这时，他的喉咙像是被什么塞住了，张了几次口，也没说出一句话，只是不停地摇头。

他不说，徐向前也不等他说，继续讲自己的意见：“我们留下来，至少能起个稳定军心的作用，我看还是和部队一起走吧！”

“不行！”陈昌浩这才开口，而且声音很大，好像真理都在这里。“第一，你徐向前留在部队里，目标太大，不利于部队行动；第二，这是重要的，我们回去还要和中央斗争去呢！”

“你要斗争什么嘛！”徐向前知道他说的斗争，指的是西路军失败的责任问题。然而，这时徐向前想的不是这些。他在想，兵败之后，统帅该如何做好稳定部队的工作，让这支部队败而不馁，败而不散。

徐向前还要往下说，一位负责后勤工作的管理员，手里提着一个挎包走到徐、陈两位首长跟前，从挎包里拿出两个早已包好的小包包，递给陈昌浩和徐向前，说：“总指挥，政委，现金不多了，带上几个这个，当路费用吧。”

“各部队的经费都给了吧？”陈昌浩问。

“按现有的经费是无法保证的，只能是按照实际情况，平均分配。有多少算多少。”

照陈昌浩的指示，后勤部门作了最后一次配给。

事已至此，徐向前再没说什么。把那个小包儿接过来，也没看是什么东西，就揣到怀里去了，然后提着那把大刀就往山坡上走去，在一棵独立的松树前停了下来。

他把大刀端端正正地放在松树下。用脚踢了踢周围，似乎整个祁连山都冻着，没有一点活土。他转到松树后边，搬了一块大石头，把刀压在下面，又用雪埋了埋。然后倒退几步，脱帽，静

默好一会儿，他才抬起头，戴上帽子。

他在向死难的烈士们哀悼、告别，也在向圣洁的祁连山告别，心中十分痛苦。

树在摇，山在摇，地在摇，天在摇。祁连山要送走这批尊贵而又无奈的客人。

天渐渐黑下来，冷风呼啸着，风里夹杂着雪，一阵紧似一阵。徐向前禁不住打了个寒颤，他把卷上去的皮帽耳朵放了下来。

当他回到和陈昌浩谈话的地方，部队已经分头行动了。

余下来的部队不足 3000 人，分作三路：王树声率一路，约 5 个连步骑人员；张荣率一路，彩病号及妇女、小孩千余；李先念、程世才率一路，系 30 军余部 5 个营及总部直属队，千余人。

部队出发后，各路领导和西路军工作委员会的李卓然、李先念、王树声等，还站在那里，等着和总指挥道别。

徐向前同他们握手，嗓音低沉，只说了 4 个字：“各自珍重。”大家无语，心情都很不好。

陈明义、肖永银等几个人，带着护送徐、陈的交通排，等在前边不远的山梁上。

由于战斗减员，原来 30 多人的交通排，只剩十几个人了。这十几个人担负护送总指挥和政委的任务，力量有些不足，就又从军里调来几名，包括肖永银，总共凑了 28 个人。手枪和子弹也是军里给补齐的。

徐向前、陈昌浩站在原地，目送李卓然、王树声、李先念等带着队伍出发。当他们消失在祁连山深处时，徐、陈两人不约而同地转过身，一前一后地向山下走去。

等到他们离开石窝时 整个祁连山都静了下来 已近午夜。是 1937 年 3 月 14 日的午夜。

与部队分开了，徐向前感到十分凄凉。他的思绪好像倒了个

个儿。与敌人血战时，他喜爱山，也喜爱树。有了山和树，他能导演出有声有色的活剧。眼下，他看见那神秘莫测的一重一重的山，看见那矗立在寒风中发出可怖呼啸的树，好像掉进了无边无际的苦海。

转了 3 天，还没出祁连山。他们要白天隐蔽夜里走路不说，还要走那没有路的山，一个沟一个沟地爬，一个梁一个梁地攀，钻过一片又一片树林，躲过马家军一次又一次的追杀与搜捕，有时不小心掉进雪窝里，得费好大的力气才能爬出来。

有一回，他们刚钻进一片树林，追击他们的马家军正好从林边经过，一队接一队。还好，没有发现他们。他们躲在林子里一动不动不敢动，连那几匹战马也不情愿地屏着呼吸。一直等到天黑，听听没什么动静了，大家才松了一口气。就这样，一天走不了多少路。

又一天夜里，上了一个缓坡，前边比较开阔，大家都很清楚，快出祁连山了。

交通排的小伙子们加快了速度。可是，徐向前却不由自主地放慢了脚步。他好像想起了什么，又好像发现了什么。

“这样不好！”他像是自言自语，又像是陈昌浩说的，也好像是对所有的人。

几次险情，尽管躲过去了，但他这个久经沙场的指挥员，不得不重新考虑行动方案，不能这样老是被动。

大家愣住了。

陈昌浩正在前边同交通排的战士小声说话，听徐向前说“不好”就停下来，回转身，疑惑地等待着下文。

徐向前往前赶了几步，走到陈昌浩身边，说：“我们没有部队了，可是还有这么一帮子人，打不能打，跑又跑不了，有一点情况就躲，就藏，太被动了。前几次躲过去了，还好，一旦躲不过

去，不是白白送死吗！”

“那你说怎么办？”陈昌浩问。

“现在快出祁连山了，咱们得分散行动，化整为零，三三两两，这样不引人注意，才能保存下来。”

“你们说这样行吧？”陈昌浩问陈明义和肖永银。

陈明义有些犹豫。他们相信总指挥的话是对的。可又想，这样两位首长，分散行动，没有警卫怎么行呢，万一出事，无法向党交待呀！于是他说：“分散怕不合适。”

这时，一个战士高声说：“我们不离开，要用鲜血和生命保卫总指挥和政委！”

“怎么办？”陈昌浩又问徐向前。

徐向前走到战士中间，压低声音，恳切地对大家说：“同志们，现在我们不是要死，而是要活下来，要活着回到陕北！在山上打游击的两千多同志，还等着我们向党中央汇报哪！”停了一下，他重重地挥了一下拳头，说：“这是希望，活着就是希望呀，同志们！”

他的声音不高，但份量很重，撕心裂胆，谁也没有理由去反驳他。沉默，好一阵子无人作声。

陈昌浩打破了沉默：“总指挥说得对。现在决定分散行动，保卫干事跟我们走。其余的人自愿结伴，自寻归路。要记住：谁先回到陕北，谁就向党中央汇报西路军的情况，请党中央设法营救山里的人。”

说完，他又对陈明义和肖永银交待了几句，实际是做他们的工作。他们服从了这个决定。

天黑着，谁也看不清谁的脸。是喜还是忧，不能从脸上的表情看出来，但从执行“决定”的那个迟缓劲儿，可以感到，大家是难舍难分的。

“不要耽搁了，按政委指示行动吧。”陈明义和肖永银用低低

的声音催促着大家。

只有二十几个人的行动，几乎用去了一个团的出发时间。每个人离开，都要庄重地向总指挥、政委敬个正正规规的军礼。尽管天黑看不大清，那种严肃的气氛是明显地感觉到了。徐向前、陈昌浩用有力而深情的握手来回答大家的敬意，并坚定地对每一个人说：“到陕北见！”

分散行动的各自上路了，多数人还是跟着陈明义、肖永银一起走的。二十几个人很快消失在夜暗中。

徐向前和陈昌浩简单地商量了几句，就带着保卫干事向西洞堡方向走去。

出了祁连山，他们格外小心。

这时，马家军把各个山口都把住了，到处张贴布告捉拿徐向前。马家军的头头马步芳怕徐向前打他的回马枪，讨还血债，报这血海深仇，因此，他竭尽全力要抓到徐向前，他认为，只有抓到徐向前才能睡安稳觉。

一天夜里，到了西洞堡附近的一个山沟里，听听四周没有异常动静，陈昌浩提议休息一下，便停了下来。

徐向前对保卫干事说：“能不能去找点水来喝？”

他答应一声就走了。

夜，漆黑漆黑的，满天星斗放射着寒光，四野寂然无声。

徐向前和陈昌浩分坐在相距五六步远的两块石头上。

这两员战将，都是能征善战的，在一起合作已经有六七年了，尽管在一些问题上有分歧，但总的说来还是合作得不错的。

此时此刻，他们各自想着自己的心事。

陈昌浩把大衣紧紧地裹在身上，皮帽耳朵扣着，除了嘴和眼睛，其余部位都盖起来了。他袖着两手，抬起头，像是看着远处的山，又像是在辨认某个星座的位置，一句话也没有。

刚刚离开喧嚣的战场，徐向前此时感到夜特别静，特别冷。他坐一会儿起来走动走动，走动一会儿又坐下来。他手里一直拿着那个烟斗，不由自主地摆弄着。这个烟斗是自己用竹子刻制的，一个粗一点的竹管作斗，一根细一点的竹管作杆，巧妙地利用了竹节的变化，看上去粗糙一点，但很实用。这是他在长征路上坐在马背上制作的，很有纪念意义，所以一直带在身上。

他的思绪在翻腾着。四个月的艰苦征战，一幕幕闪现在他的脑际：指战员们渴望打通国际路线的信心与热情，不怕严寒，不怕那数不尽的艰苦，男女将士露宿在冰天雪地之中，穿着单薄的衣裳，弹尽粮绝，饮雪吞毡，奋勇杀敌，视死如归。多好的一支部队呀！现在呢，他们还战斗在祁连山上，自己却“开了小差”，这算什么总指挥嘛！他越想越痛心，越想越觉得不该离开部队。他站起身，对着与部队告别的方向，仰天长叹，十分悔恨。可是已经来不及了。他在晚年的回忆录《历史的回顾》中，有这样一段沉痛的叙述：

“我那时的确不想走，但没有坚持意见，坚决留下来。事实上，李先念他们，并不想让我走。我迁就了陈昌浩的意见，犯了终身抱憾的错误，疚愧良深。”

陈昌浩听见徐向前唉声叹气，不用问也能猜出八九。然而这时他不想再去说服他。其实，他的心也不平静，只是和徐向前想的不一样，他想的是：回到陕北再说。

“找水的怎么还不回来？陈昌浩问徐向前：“会不会出什么事？”

徐向前经他这一问，翻腾着的思绪停了下来。看看天色，有点灰蒙蒙的了，快亮了。他分析可能发生的事情，说：“不能等了，我们走吧！”

说完，他们不约而同地站起来，跺了跺冻得麻木的脚。

整理装束时，徐向前的手碰到了管理员给他那个小布包儿，就顺手拿了出来，打开看了看，里边包的是几张国民党政府的法币，还有一些金镢子，数了数，正好 20 个。他把法币拿出来，放在外面的衣兜里，又重新包好金镢子，揣到怀里，然后，把别在大衣外面的手枪，藏在了里面。

他们朝着日出的方向，上路了。

## “ 向东，一直向东！”

出山后第一天没有遇到什么麻烦。

第二天，徐向前、陈昌浩走到山丹南面的大马营附近，天黑下来了。大马营是个稍稍大一点的村庄，他们没敢进村投宿，怕碰上马家军生出事端。两人又转了一会儿，来到离大马营不远的一个小村子前。

村里很静。村头上的一家，院墙不高，翘首可窥院内一斑。这里的人家，多是独门独院，因为贫穷的缘故，房子周围都有用土夯实垒起来的院墙。徐向前带领的红军管这叫“土围子”。上房亮着灯，窗棂纸上投着两个晃动的人影，许是两个孩子在戏耍。

敲门时，狗叫了几声。

这家主人出来接待了他们。

问话中，陈昌浩听出主人是湖北口音，就用湖北方言对话，果然奏效。房主人是湖北广水人，他一听是老乡，高兴起来，询问籍贯，一个广水，一个汉阳，还真相距不远。这不仅消除了戒备，还增加了几分亲近，赶忙把他们让进了屋里。

这家房子很宽敞。连二大炕，中间用隔板隔着，屋子里干净利索。陈昌浩和这家男女主人越谈越热火，把徐向前冷在了一边。

徐向前在武昌住过，在鄂豫皖打过游击，听得懂湖北话，他装不懂，不参加他们的谈话。

两个孩子坐在炕里头，听着大人们谈的似懂非懂的话。

徐向前坐在一旁，用那个小烟斗，一锅接一锅地吸烟，打量着这个陌路之家。当他看到北墙正中大红纸上写的“抬头见喜”四个字时，心中暗语：过年了！什么时候过的年？他扭头一看，炕头的墙上贴着春条，灯暗字小看不清，他站起身，端着烟斗缓步走过去，仔细端详了一下，但见上面写着：

宜入新春万象更新出门见喜路遇贵人六畜兴旺风  
调雨顺五谷丰登家有财神 大吉大利

过年了，是过年了。徐向前心中无限感慨、惆怅。

陈昌浩看徐向前走过去看春条，才想到，他还没有向房主人介绍他的这位同事，于是他指着徐向前对房主人说：“这是我的同事。”徐向前听陈昌浩介绍自己，就回转身，友好地向房主人点了点头，顺势出门就到院子里去了，看看天色，也巡视一下周围的环境。

陈昌浩的老乡给他们做了可口的饭菜。好多天了，他们除了吃点随身带的冷干粮和炒米之外，还没吃上过热汤热饭。这回，两人谁也没客气，饱饱地餐了一顿。

吃罢饭，陈昌浩又与主人谈了一阵。主人看徐向前不参与谈话，有些发困，就安排他们去休息。

他们被安排到隔板的里间炕上，被褥齐全，这是他们多少天来没有享用过的了。这屋平时是两个孩子住的，来了客人，女主人把孩子叫到外间，和父母睡在一起，把炕腾出来让给了徐向前和陈昌浩。

徐向前一边脱鞋，一边说：“你这老乡还不错，够热情的。是干什么的？”

“会看点病，靠行医过活。这里偏僻，有这点儿手艺，就是上等人了。”陈昌浩说，“没想到今天在这里碰上个老乡，吃了顿饱饭，算我们有福气。”

“我沾了你的光。”徐向前说，“不过这里仍是是非之地，不好久留。今晚好好睡一觉，明天好赶路。”

“是呀。睡吧。”陈昌浩答应一声就躺下了。

这一夜，他们睡得非常好，醒来时太阳已经老高。

吃罢早饭，徐向前收拾东西准备出发。

陈昌浩没有动，在徐向前收拾差不多时，他坐在炕沿上说：“太累了，咱们休息几天再走吧！”

徐向前感到意外，说：“那怎么行！我们要回去汇报，哪能停在这里？况且，马家军搜查很严，风声正紧，停在这里，不是等于束手待毙吗！”

陈昌浩不说话。徐向前看看他，猜透了他的心思，就说：“你有老乡作掩护，如果不想走，就留下住几天。我不行，今天坚决得走！你不走，我一个人也得走！”

陈昌浩看看徐向前不容动摇的神态，低下头又想了一会儿，然后慢慢抬起头，站起身抓住徐向前的手，用理亏的眼神儿，看着徐向前，看着，看着，嘴唇动了几次，想要说什么，没有说出来，又低下了头。好一会儿，才又无力地抬起头，说：“好吧，你先走吧！”说完，他慢慢地松开了徐向前的手。

徐向前有点不理解。与部队分手时，他理直气壮，说要找党中央“斗争去”，现在刚出祁连山口，斗争的劲头就没有了。

他说服不了政委，只好一个人先走。向房东告别时，他拿出一枚金戒指，送给了这家的女主人，说：“我的朋友身体不大好，

留下来住几天，请多多费心。”

女主人笑着接过金戒指，痛快地应下了。

陈昌浩送战友出大门外。徐向前走出去很远了，回头看了看，陈昌浩还在那里望着。他鼻子一酸，心里发冷，有点儿最后一别的滋味儿。

徐向前归心似箭。

路上，他尽量使自己的行动不为人们注意，有时晓行夜宿，有时夜间赶路，有时借宿在群众家里，有时露宿在戈壁滩中，寝无正时，食无正点。

人们很难看出他曾经是统领千军万马的总指挥。一顶狗皮帽子，上面破了几个洞，一件皮大衣，布面都撕扯光了，成了白楂皮袄；几个月没刮胡子了，满脸胡须，包裹着又瘦又黑的脸膛，年方<sup>36</sup>岁，看上去足有<sup>50</sup>开外，活像一个塞外的老羊倌。他尽量避免与人接触。就是到群众家里讨点饭吃，要点水喝，也没有人去理会他。

他走在天地之间，却有与世隔绝之感。世间发生的事情，什么也听不到。此时，由王树声、毕占云率领的一路红军小部队，因力寡而不支，一部壮烈牺牲，不少人被俘；<sup>9</sup>军军长孙玉清也在甘州南山落入敌手，余下的人都跑散了，各奔西东。这些事他不知道。由李先念率领的一路，在青海巡堡以北的分水岭上，意外地收到了中央电台的呼号，得到了“设法进入新疆”的指令和“陈云将前往迎救”的通报。这样的喜讯他也不知道。他所知道的只是他自己的行动：向东走，去陕北，找党中央汇报！

一天，在永昌去凉州的路上，他看到前边走着一个人，头上戴着狗皮帽子，帽耳朵向下垂着，走起路来，忽闪忽闪的，身穿一件白楂羊皮袄，腰间紧束着一根绳子，虎背熊腰。尽管没有带武器，没穿军装，但从走路的姿态可以看出，那是一位军人。徐

向前看背影有点熟悉，就紧走几步赶上去，近前一看，正是 30 军的特务营营长——曹大头。

曹大头名叫曹光波。“曹大头”是平时人们对他的习惯称呼，徐向前也这样叫，很少喊他的名字。

曹大头听到有人喊他，愣了一下，回头一看是徐向前，又惊又喜，情不自禁地喊了一声：“总指挥！”就扑了过来，紧紧地抱住了徐向前。

这个在困难和伤痛面前没有眼泪的汉子，这时却像一个走失的孩子又回到母亲怀抱一样，竟伤心地哭了起来。嘴里不住地说：“总指挥呀总指挥 我们可怎么办哪！”他历尽艰辛一直向东走 好像就是为了找到这个答案。

徐向前擦干眼泪，把曹大头扶到一个背风的地方坐下来，掏出烟斗，满满地装了一锅子，点着，递给曹大头：“吸一口吧，这是昨天从放羊的那里讨来的。”

曹大头接过烟斗，叼在嘴里。

徐向前用坚定的语气说：“别担心 天无绝人之路 回到陕北 一定会有办法的。”

曹大头停止了抽泣 徐向前又说：“别忘了你的老本行 说说‘侦察’来的情况吧。”

曹大头像每次侦察回来汇报敌情一样，讲述了离开部队后他所知道的一切。

他关切地对徐向前说：“总指挥 可要小心啊 咱专门抓你的布告 说抓到你还有赏钱哪。”

“我看到了。”徐向前淡然一笑说：“放心吧 天下还是咱们的。悬赏抓我，正说明他们没有办法了。他们没有群众，只好向金钱乞求。”他转问曹大头：“你说 他们能抓到我们吗？”

曹大头敬服地看了看徐向前说：“初看到那些布告时 我心

里真有点七上八下的，现在，什么担心都没有了。”他停了一下，又说：“有了你我的心也安定了。这几天我总是惶惶不定的。”

“这回就好了，”徐向前说：“多一个人就多一分办法。咱们‘两军会师’合兵一处力量就大了。”

曹大头像孩子一样甜甜地笑了。

徐向前拿出了几天都没有舍得吃的那位女主人给带的干粮，说：“来咱们也庆贺庆贺‘两军大会师’。”

这些天，曹大头手里分文没有，完全是靠讨饭赶路的。

吃着干粮，曹大头继续给徐向前讲他的所见所闻：

“一天我混在老百姓中看悬赏抓你的布告，一个老汉摇着头说：‘抓不到，抓不到的。’周围的人问他‘为什么’，他说：‘徐向前有一匹神马，头大如斗，眼如铜铃，两耳如扇，四蹄如铁锅。有一回，徐向前打了一天仗，太累了，夜里睡得死死的。二更时分，神马大叫，震得墙上的土直往下掉，把徐向前惊醒了。徐向前急忙起身喊醒了部下，上寨墙一看，好险哪，马家军已经到了城下。’又有人问他：‘这回跑不了了是吧？’‘还有跑不了的？’这老汉得意地说，‘哪能呢！徐向前指挥部队，从夜里杀到天明，又从天明杀到天黑，杀到第三天，徐向前看看马家军没有什么劲头了，下了寨墙，骑上神马，喊了一声：冲出去！那神马四蹄蹬开，行走如飞，在前边开道。徐向前杀开一条血路，众将士跟随在后，没伤一根汗毛，就冲了出去！’”

“我都成神了。”徐向前不经意地说。

“神了？更神的还在后头哪。”曹大头把最后一口干粮塞到嘴里，又接着讲下去：

“别人又问那老汉，‘马家军没有追吧？’老汉说：‘追是追了，可是天不灭操哇。追到黑水河边，徐向前的马猛地停住了，直打响鼻儿。徐向前一看，大吃一惊：大冬天儿的，河里一点冰碴儿

都没有，这可怎么办！正在这时，徐向前的马前出现了一座冰桥，那马仰起头来，履冰而过，大部队跟在后面。等马家军追到河边，一转眼，冰桥崩塌。马家军的头领一看，说了声：天助红军！调转马头就回去了。’总指挥，你说这神不神？”

“看不出来，你还有说评书的口才呀！”说着，徐向前笑着站起身，说，“走吧。‘神马’不在了，咱们还得靠两条腿呀！”

徐向前那匹知冷知热的栗青马，在下祁连山时，给了 30 军的一个负伤的战士了。

他们一路走着。看不到什么树，更难看到人，广漠无垠的戈壁滩，只有无拘无束的风，卷着上一年留下的骆驼秧子，在银色的世界里滚来滚去。有时，路过他们曾经打过仗的地方，就停下来，追思着刚刚逝去的一切，悼念那些为了革命倒下去的男女将士……

一天，他们遇上了一场特大的风暴，大白天，五步之外看不见人，刮得昏天黑地，飞砂走石，躲都没地方躲。徐向前和曹大头手牵着手，弓着身子，艰难地向前走着，有时迈出去一步得费很大力气才能站稳。曹大头怕徐向前吃不消，让他藏在自己的身后，跟着他，由自己承受风暴的巨大推力，但风力太大，有时他也是进三步退两步。进的时候，徐向前跟着他进；退的时候，徐向前就推着他进。形成了一个新的力的组合。他们与风暴搏斗着。有时实在太累了，就趴在地上喘口气，恢复一下体力再走。大半天过去了，风暴还没有停的意思。他们没吃没喝，已经精疲力尽。正好走到一垛古长城的断垣跟前，有了一个背风的地方，两人就在墙脚下一个小窑洞里住了下来。

这里的长城，与东段不同。东段的长城是用砖石垒砌起来的；西段的长城，多是用黄土夯实堆起来的，很厚，有的地方被牧羊人挖成了一个一个小窑洞，用来躲风避雨。这些小窑洞正好给

徐向前和曹大头提供了方便。

风暴过后的第三天，他们到了黄河边。

这条哺育着炎黄子孙的黄色的河，千年万年就这样向东流淌着，不管世界上发生什么事，都不能改变她的方向，冬天没有雨，她冒着雪，扭曲着身子，穿越一重又一重的黄色山川，不断地向东流着。十冬腊月还在流，一刻也没有停过。徐向前来了，她也不给点方便。

军人特有的警惕性，使他们没有直接到渡口去。不远处有一位牧羊老人，他们便朝他走了过去。

这老头儿，从头到脚的穿戴都是羊身上的：羊皮帽子，羊皮袄，羊皮裤，絮的是羊毛。怀里抱着个用线麻拧成的鞭子，鞭梢也是羊皮的。嘴里哼着信天游一样的小调。悠闲，自在，好像世界上什么也没有发生过，除了羊，再没有别的什么了。

听到有人热情地招呼他，便止住哼唱着的小曲儿，站住了脚，看着向他走过来的两个陌生人。

徐向前问：“渡口好过吧？”

老头儿黑黑的脸膛，憨厚朴实，说：“有兵在那里盘查，说是要抓什么人。”他看了看徐向前和曹大头，又漫不经心地说：“老百姓还是让过的。”

说完，就去追赶跑远了的羊群去了。

听说有兵在搜查，徐向前和曹大头交换了一下眼色。这又给他们增添了几分紧张的气氛。

他们告别牧羊人，避开渡口，向上游走去。走了十多里路，在一处河岸不很陡的地方，曹大头发现河中有人在摆渡，急忙指给徐向前。

徐向前一看，是个壮汉子，正划着羊皮筏子向岸边靠过来。

徐向前向四周望望，没有什么人，就和曹大头走下堤坡，站

在能够停筏的那个地方，看着弄筏人那熟练的划水技术，感到很有意思。

羊皮筏，是十多只弄得圆圆鼓鼓的整羊皮，并排绑在一起，上面再漂上木杆，架上木板，就可以乘坐摆渡。这是当地一种很普通的摆渡工具。在黄河中摆渡的也有类似的牛皮筏。

羊皮筏刚靠过来，徐向前就同摆渡人打招呼：“老乡，劳驾，我们要去那边儿，送我们一下吧。”说着从兜里掏出一元法币，递了过去。

摆渡人接过钱，一句话都没说；就把他俩让到筏上，掉头便朝对岸划去。

这么顺利，徐向前和曹大头谁也没想到。过了河，他们还议论这件事，猜想可能是地下党安排的。

一过黄河，回民少了，汉人逐渐多起来，吃住都方便些，徐向前的心情略微轻松了一点。

到了打拉池，两人找了个车马大店住了下来。

这里是个小镇，有几家店铺，来往的外地人不多。徐向前急切地了解一下目前的局势，让曹大头出去找张报纸看看。曹大头使出了侦察兵的看家本事，也没找到一张报纸，几次出去都是两手空空。在这个偏僻小镇上，找报纸，难哩！

一天，徐向前和曹大头在街上转，看到有卖旧衣服的，徐向前寻思，天气一天天地暖起来了，再穿那白楂皮袄，已不合时令。他和曹大头商量：“咱俩也该换换装了。”曹大头说：“听总指挥的。”于是，就用一个金镏子买了衣服。他俩脱掉白楂羊皮袄，重新打扮起来。一个穿长袍，像商人；一个穿短袄，像伙计。这样，方便多了。在街上随便走，随便看，没有人注意。

从人们的闲谈中得知，经过共产党人的调解，“西安事变”已经和平解决。但人们纷纷议论着和平解决后发生的曲折：开始是